

奔赴重庆市石柱县乡村振兴一线的市委宣传部帮扶集团驻桥头镇工作队队员们,既是党建强基的“先锋队”,又是产业突围的“破冰者”;既是民生关切的“贴心人”,更是文化赋能的“播种机”

竹喻长沙村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泰湧



人与物相应,心与声相通,你有什么样的心,就会看见什么样的形,听见什么样的声。对了,就是那句有鸡汤味的话:“心中有佛,眼中有佛。”

一座村庄也是这样。

石柱县桥头镇,我去过一次,我写道,“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风的力量,是在瓦屋村。”我说过,瓦屋村像风。

这是第二次去桥头镇,此次我是作为参加“山乡巨变 人到桥头自然值”创作与文学在场志愿服务活动的受邀作家之一,目的明确,行程宽松,为更深入了解桥头镇的变化,主办方特意安排我们住在与瓦屋村一水相隔却又一桥相连的长沙村。

于是,我对长沙村就有了白天和黑夜两种不同的印象。

1 像竹的长沙村

与“千年桥头镇,百年瓦屋村”有所不同,这个长沙村是一座在2004年因修建藤子沟水库而迁建的村庄。瓦屋村像风,那我又该用什么来形容我所钟爱的这座村庄呢?

我们一行住在一家名为“半山泮水”的民宿,住宿条件不错,应该说整个桥头镇的住宿条件都不错,毕竟这里在把乡村艺术写生、特色风情民宿、休闲旅游观光和农特产品加工这四种业态当作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来发展,要留住客人,住宿条件的改善是放在首位的。长沙村更是其中的先行者,这个村的主要产业形态是艺术游学,要能同时接待四五百人的团队,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却大有文章,客流旺淡、房间多少、档次高低,这些都不是靠拍脑袋就能做决定的。

住宿条件最好,档次最高的民宿,应是位于瓦屋村的“再别康桥”。这个民宿由村里闲置的土家吊脚楼院落群改建而成,在保留土家文化元素的同时,又将咖啡、音乐、露营、文创等时尚休闲元素融入其中,与陶然居瓦屋小镇交相辉映。我们一行也专程去参观了,数十位来自西大附中的美术生正在写生,散布在院落的各处。

我虽没学过专业绘画,但从孩子们的画布上感觉得到,这个设计师是用心用情在打造,他对建筑物的改造,在院落之间的互动、房间的采光等都用心良苦,每一个房间都能见山见水见绿。

我从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主席江波那里得知了这个院落的详细情况。江波是市委宣传部帮扶集团驻桥头镇工作队第一任队长,2021年率先带队来这里开展工作。他说:“再别康桥”的设计者叫刘晓波,巴南区推出了一个重要的文旅品牌叫“巴县老院子”,保护和活

化了一批具有巴渝风格的传统院落,“巴县老院子”的打造者就是刘晓波。“这个‘再别康桥’的打造,市委宣传部帮扶集团整合帮扶资金,刘晓波自己也投入了1000多万元。”

“半山泮水”与“再别康桥”相比,少了一点历史的厚重味,但胜在环境,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居于半山,站在院落中处处皆是风景,而风景最美处就是院子前面那静静的水面。“泮”字我们现在用得较少,古时泮宫指的是天子、诸侯举行宴会或射礼的宫殿,后来演变为学校之称,而泮池也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学宫前面的水池。

民宿的主人是懂艺术的,这家民宿能看得出和感受得到是有设计感的,但这种设计感是内含其中,不张扬夺目,不会让住客感觉拘束。后来我加了民宿主人鑫哥的微信,看到他在朋友圈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多一些‘自然’,就少了一些纠结,自然了,就不沉溺,就不错乱,就不‘欲望’。其实,多感悟一下春夏秋冬的自然递进和轮转,很多的无奈和纠结,也许就释然了。”

为什么说它的设计是内含其中?从它的房间命名或许就能感知几分,有卧云、听雨、迎风、得月……而随机分配给我的房间叫“栖竹”。我是很喜欢竹的,捡得“栖竹”的房卡就已有三分喜色,打开房门,更是多了七分惊喜。房间颇大,迎面就是一扇硕大的落地玻璃窗,大得近乎一整面墙。窗外,恰好就是一丛郁郁葱葱的竹。名和景相符。

我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在长沙村转悠,有一个发现:我在长沙村看到了很多的树、很多的灌木、很多的花和草,但仿佛只看见了这一丛竹子。幸哉!唯一的一丛竹子就栽种在我的窗前!

对,长沙村就像竹。长沙村就像这丛移栽而来生长得郁郁葱葱、打动我心的竹!

2 生长如竹的长沙村

我眼前的长沙村本就是移栽而来。2004年,修藤子沟水库,桥头坝被淹,桥头场镇搬迁至马鹿山,而长沙村的土地房屋也沉入湖底,村民们就地后靠移民,重建家园。

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沙村也就不过二十年的历史,或许正是因了此次迁建,这个昔日的移民聚居点与周边村庄颇有不同,略有欧洲风貌,沿街窗户、阳台、大门等等,五颜六色,极具时尚感。街道一侧停满了小车,前来休闲的人们或三三两两步行照相,或骑着粉红色的单车晃悠悠,热闹非凡。

就如这丛竹一样,原本自然生长着,为造景而迁移到我的窗前,它仍然生机勃勃,它让此地变得更美。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长沙村与竹一样,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与韧性,坚韧生长着。

快速生长是竹的一个特性,“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再回过头来思考,长沙村的“快速发展”和“拔节”过程,同样是得益于近几年来政策引导、乡贤带动和帮扶工作队无私的奉献,这也有了长沙村的后发超越。长沙村生长如竹,都有着快速发展的“拔节之力”。

很多人都向往乡村的田园生活,却又对我们的乡村有着深深的忧思,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田园牧歌的乡土风光在不断突进的技术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属于我们的故乡,已经再也回不去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了乡村,没有了年轻人的村庄还有未来吗?怎样才能让年轻人重回我们的乡村?

3 扎根如竹的年轻人

在长沙村一间叫“墨禾村咖”的咖啡屋,服务生刘羽羽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她的外公、外婆就住在长沙村,她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然后被进城打工的父母接去读书,在长沙读完大学的她又回到了长沙村。

“如果村子只发展农业,我可能不会回来,因为我从小就没怎么干过农活,回来也做不了什么。但我们长沙村现在在发展艺术游学产业,很多学生团队会来这里住上五六年,他们有喝咖啡的需求,我们这家咖啡店生意还算不错,我才回来打工,能有事做,能有钱赚,又能天天见到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会来喝你做的咖啡吗?”

远眺长沙村

“他们不会喝咖啡,但是他们和村里的很多老人家,会到我们店里来喝可乐、橙汁……”

阙克俭是市委宣传部帮扶集团驻桥头镇工作队副队长,他为作家们提供了详尽的资料:桥头镇根据各村的先天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工作队进入之初就站在建设全市乡村振兴“桥头堡”的高度,与石柱县委、县政府、桥头镇党委政府一道,谋划发展策略,找准发展方向,优化桥头发展路径,精心打造重点项目,探索出“一湖为核、两环联动、三色兴农、四季营销、五大振兴”的发展路径,集中资源建成了你上次来所看到的“瓦屋村农文旅综合体”和这一次你重点参观的“长沙村滨湖康养小镇”。2024年,我们又利用桥头村湖岸线最长的优势,帮扶建立起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水上运动中心。

想必干的过程不会像写材料这样简单,当然,干的过程和辛劳也无须我来帮他们赘述,我只说我所见到的结果——就长沙村的艺术村落建设而言,短短的四年时间,这里已完善了与写生基地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接待能力。

罗杰是四川美术学院教师,目前挂职任桥头镇副镇长,他介绍,自2023年9月写生创作基地运营以来,共接待艺术写生创作团体52批、6万余人次,实现综合经济效益1957.6万元,并且还与西南地区45所设有艺术专业的高等院校、3家大型艺术培训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下一步的目标,是把这里打造成为依托‘写生+’迭代升级的艺术小镇。”

刘禹锡在《庭竹》中咏道:“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此句是夸赞竹在山地、河畔皆能生长的适应性,而长沙村不是也像竹一样吗?曾经上千年的历史中,村民收获的是土地上的作物,而这几年,产业发展方向调整,他们卖的是土地上的景致,卖的是自己的服务。就像竹,从山地迁移到了河畔,还是能生长,而且长势更好。

而回到长沙村的年轻人,也是一棵竹,深深地扎下根来,扎根如竹。

要想找到长沙村与竹的共同点,还有很多,比如村民们和驻村队员们都有着刚正坚韧的精神之骨,“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他们品格如竹;长沙村向外界展示着生态与经济的共生之美,“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这是常青如竹……

“竹有节,村有魂;竹常绿,村常兴。”

(本版图片由桥头乡村艺术写生创作基地提供)



美丽的风景



郁郁葱葱的竹



写生的学生